

1917年……11月。彼得格勒只剩下四天的粮食了。

雨声淅沥。轻快柔和的钢琴声和雨点击打地面的声音相互交织着。

显然，在灯光闪烁的窗子里有人正在弹着钢琴。从窗口射出来的微弱的煤油灯光，照在湿淋淋的、排着长队等候领取面包的人们身上。

饥寒交迫的人们含怒地瞪着灯光闪烁的二层楼的楼窗。一只狗眨着一双聪明的眼睛，举起前爪坐在泥泞里作揖。它身上美丽的白色披衣已经磨得千疮百孔了，彩带结成的脖花歪在一边，周身的细毛揉成了一团团疙瘩。

它在乞求面包。

沃罗比约夫排在行列里，站在一个拄着双拐的残废人的身旁。雨水沿着他的黑色毡帽帽沿往下流着。他用一只戴着手套的纤细的手扶着大衣的领子，戒备地、恶意地用眼睛扫着身旁的人们，扫着那借行军灯读书的青年工人。沃罗比约夫低下头来，在大衣袋里摸索着，找到一些碎饼干，丢给了那只狗。

“真有同情心！”行列里有谁讥讽地说。

琴声中断了。稀稀落落的枪声在街巷里激起了迴声。领取面包的行列刷地退到墙角跟前去。人们顿时肃静下来。沃罗比约夫紧闭着双眼。

看书的青年侧耳听了一会儿，随即安详地翻过一页书来。

贴在板壁上的一张布告被雨水淋打着。

布告：

……工人同志们、赤卫队队员们和士兵同志们！同饥饿作斗争不能依靠别人，只有靠我们自己。为了拯救共和国，彼得格勒苏维埃决定号召全体工人和士兵群众同投机者和掠夺者进行斗争。彼得格勒的工人和士兵们应该组成几千个小队（每队十至十五人）……

另一张布告。被雨水冲得只剩下了半截：

……当场逮捕的和确实有充分罪证的投机者，小队得就地枪决……

远处传来一声枪响……

一队武装的士兵和水兵缓慢地在水洼里走着。四张由于饥饿和睡眠不足而变得削瘦憔悴的面孔。

走在最前面的是水兵库泼里雅诺夫。

小队停下来。库泼里雅诺夫朝昏暗里凝视着。

透过雨雾，可以看见半掩着的仓库大门。

在一辆载满袋子的小车旁边站着两个人。

发现小队，他们就赶紧躲到翻倒的木桶后面，其中一人从小车后面探出身来，放了一枪。

库泼里雅诺夫向黑暗里喝道：

“举起手来，坏蛋！”

那两个人顺着木桶和袋子逃走了。

追缉。零落的枪声越发衬托出市街中紧张的寂静。向巡逻队开枪的那人跑进胡同里，径直向着领面包的行列冲了过去。

气喘吁吁的抢劫犯和饥饿的群众面对面地呆立了片刻。

“站住，坏蛋！”黑暗里传来库泼里雅诺夫的吆喝声。

那人拔腿就跑。士兵、水兵随后追去。

排着队领面包的人群全都变成追捕者了。但是，也还不能说是全部：在被雨水淋湿了的金黄色的面包幌子下，面包房的门前还站着两个人没有动，那就是拄着双拐的残废人和沃罗比约夫。

沃罗比约夫看见他面前没有人，于是就推门走进了面包房。

妇女们揪着被抓住的抢劫犯走来。库泼里雅诺夫小队在一旁看押着。

库泼里雅诺夫对一个小水兵说：

“去找一个人来作证人，要找个有文化的，好写罪状书……”

库泼里雅诺夫命令妇女们放开抢劫犯。他现在已经无处可逃了，周围全是人，何况还有小队的兵端着枪在戒备着。

行列向犯罪的现场走去——走近掀翻的木桶——仓库的门前。木桶被倒放在空地的中央，当作桌子。桶上放了一盏行军灯。

审判员是由行列里的妇女、士兵和水兵组成的。他们围在木桶的周围。小水兵引着惶恐不安的沃罗比约夫走来，让他在木桶旁坐下，好像让坐在桌旁似的。沃罗比约夫手里拿着面包和咸青鱼。他嫌憎地用他那纤细的指尖捏着咸鱼。

“我替您拿着，您写吧！”

小水兵从沃罗比约夫手里接过咸青鱼和面包，暂时代他保管着。

沃罗比约夫掏出铅笔来，用颤抖的手在木桶上摊平写罪状书的纸。

“见证人和受害的同志们，”库泼里雅诺夫说。“根据人民委员会的命令，在你们公正的眼前，我们应该枪毙

这个人民的敌人。……我们写下这个叛徒和抢劫犯的罪行。我们无产阶级粮食小队号召大家在这张判决书上签名。……”

妇女、士兵、水兵围住木桶和惊恐的沃罗比约夫。

沃罗比约夫从人群中挤了出来，近视眼望着脚下的水洼，急忙走开。

一声枪响。沃罗比约夫不由得一哆嗦，夹鼻眼镜就掉在泥泞里了。他弯下身去，用颤抖的手指在湿漉漉的石头马路上摸索了很久。

波列沙耶夫家的楼梯。一片昏暗。沃罗比约夫拿着小半截蜡烛缓慢地走上梯阶。面包和蜡烛擎在一只手里，青鱼拿在另一只手里。楼梯的栏杆倒映出奇异的阴影。

急促的脚步从后面追上了沃罗比约夫。来者想借光上楼。

沃罗比约夫被脚步声吓住了。他惊恐地望着下面，身子贴紧墙壁，等待着。

一个官吏模样的人急急忙忙跑上梯阶的平台，他手里拿的，衣袋里装的，都是酒瓶。当他看清并认出了沃罗比约夫以后，就笨拙地用力把酒瓶往衣袋里塞。

“沃罗比约夫先生，”他用拿酒瓶的手碰了碰制帽的帽沿，悄声说。“您别见怪。不喝掉，横竖也要给那群水

兵抢走的。”

“我不怪您，”沃罗比约夫回答说。

官吏飞快地沿着梯阶跑上了更高一层楼去。沃罗比约夫赶忙敲门。门上钉着一块珞珈牌：

季米特里·伊拉里昂诺维奇·波列沙耶夫教授

门上的铁链并没有摘下，只是轻轻地开了一条细缝。

“是我，玛利亚·阿列克桑德罗弗娜，”沃罗比约夫说。

一个高身材的中年妇人打开了门。

沃罗比约夫这时才恢复了常态，赶紧谨慎地关好门，上了锁，挂上了链，然后轻松地舒了一口气，在外间的衣架旁脱下了大衣。

“维肯基，您这是怎么啦？您在哪儿把眼镜打碎了？”玛利亚·阿列克桑德罗弗娜吃惊地问。

“外面很黑，让铁丝网绊了一跤，”沃罗比约夫扯了一句谎。“瞧，（把青鱼和面包递给玛利亚）这就是新政权发给剑桥大学的荣誉博士波列沙耶夫教授的口粮。”

“谢谢您。”

“玛利亚·阿列克桑德罗弗娜，人家只肯给青鱼和面包。我不知道到底是拿还是不拿。结果，还是拿来了。”

“要是没有您，我们就更难办了，亲爱的……”玛利亚·阿列克桑德罗弗娜感激地说。

沃罗比约夫脱掉大衣，摘下帽子。

“铺子里告诉我，说咱们都是吃二等口粮的。咱们的季米特里·伊拉里昂诺维奇现在也得吃二等口粮。……吃口粮的波列沙耶夫，吃口粮的普希金，吃口粮的托尔斯泰！……的确不坏啊？”

他们走进饭厅。

“咱们这位吃口粮的人，整整一天啦，还一点东西也没吃呢。他在赶他那本书。这还不算；今天早晨又在写一篇什么稿子。”玛利亚·阿列克桑德罗弗娜说。

“什么稿子？”沃罗比约夫急躁地问。

“我不知道，没有叫我给他抄写。他很着急，当时就把草稿交出去了。”

“已经交出去了？”沃罗比约夫厌恶地嗅了嗅沾有青鱼味的纤细的手指，若有所思地问。

“是的，报社派人来取走的，明天早晨就要登出来了。”

沃罗比约夫满意地说：

“唔，当然，早就该写了，全体知识分子都在等着他的支持。他很善于写这类东西！只是，还要设法抢救他的这本书稿！”

沃罗比约夫高兴起来了，吻了吻玛利亚的手。她端来了一杯热茶，茶杯在她手里直晃动。她走过饭厅，沃罗比约夫跟在她后面。

他们走出客厅。她的脚步愈来愈犹豫。沃罗比约夫也小心翼翼地踮起脚尖，轻声说：

“没关系，有必要的話，我们亲自动手排字。”

他们在来到通向书室的神圣的房门前，停了下来。可以听见立在地板上的高大古老的时钟的钟摆在规律地摆动着。时钟敲了一下，沉重的钟鸣传遍了整个住宅。

“在他工作的时候，我真是怕……”

她想要敲门，又有些犹豫。沃罗比约夫贴在门上听了听动静，正待鼓足勇气举起手来，但是……

从正门口传来了命令的、急迫的敲门声。玛利亚·阿列克桑德罗弗娜吓得几乎失手摔掉了手里的茶杯。敲门声更猛烈了……惊慌失色的玛利亚·阿列克桑德罗弗娜跑去开门。她跑过客厅，跑出饭厅——跑进衣帽间，跑到正门前。

“天哪，谁这么敲门哪？”她问。

“开开吧！”传来粗哑的命令声。“我们是来搜查的！”

她把茶杯搁在茶几上，用哆嗦的手摘下了铁链，敞开了房门。

“我求你们轻一点。波列沙耶夫教授在工作，”她说。

水兵库泼里雅诺夫走进敞开的门里。他身后还跟着一名水兵、一个穿大皮袄的看门人和一个在睡衣上披着大衣的满脸睡意的搜查见证人（看样子，是个学徒）。

“谁是户主？”库泼里雅诺夫毅然问道。

“不能见他。他在工作。”老太太祈求地望着水兵刚毅的面孔。

“波列沙耶夫教授……他在著书，不能打搅他。你懂吗？”及时赶来的沃罗比约夫开导地说。

“我们懂。怎么走法？”不等回答，库泼里雅诺夫就带着他的小队朝饭厅走去。

沃罗比约夫和玛利亚·阿列克桑德罗弗娜像以前一样，脚步愈来愈迟缓，走出饭厅，走完客厅——走近他们所畏惧的房门，后面跟着其余的人。

一行人在门前停下来。沃罗比约夫做了个手势——请敲门吧。

库泼里雅诺夫握住门柄，不慌不忙地推开了房门。

波列沙耶夫的书室。宽大的窗子。一眼看不见墙壁，只见从下直达天花板都是插满书籍的书架。桌上摆满了书，地板上也堆着书。桌前的沙发上放着一本翻开来的书。书桌的一端摆着一盏煤油灯。靠门一边的墙上挂着达尔文、门德列也夫和波列沙耶夫本人的肖像。一个敞着橱门的不大的衣橱立在靠门的墙角里，橱里挂着衣服。

坐在桌旁，正对着走进来的人们的，就是波列沙耶夫。他依旧没有从他的手稿上抬起头来。

他的手在匆忙地写完这一页纸。他的脸上一副安详而

又严肃的、老年人的样子，浓密的白髭和一大把楔形的胡子。白发整齐地分梳着，覆在大脑袋上。

他知道有人走进了书房，但还是没有抬起头来。

“慕霞，我不是告诉过，不许打搅我吗？”他并没间断工作地说。

“波列沙耶夫，搜查你来啦！”玛利亚·阿列克桑德罗弗娜胆怯地回答说。

波列沙耶夫抬起头来，看见站在门旁的库泼里雅诺夫。他还是不完全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他的思想依旧集中在文稿上。

“根据革命委员会的决议，”库泼里雅诺夫说，“资产阶级把余粮都藏起来了，我们一定要搜查出来。现在全市的粮食情况很紧张。”

库泼里雅诺夫径直对着书桌走来，抓起一支粗大的铅笔就这么一顿，好像点了一个句点似的。

这么一来，可把波列沙耶夫真的激怒了。看样子，使教授生气的，与其说是水兵的来临和他所说的话，倒不如说是他说话的腔调和他拿铅笔敲桌子的行动。

“你别给我上课！”他嚷着。“我自己就会给人上课！坐下吧！”

库泼里雅诺夫一时反而没了主意。他见惯的是那些一见了他就发抖，一看见子弹带和手枪就张口结舌的资产阶级。而现在，这种接待却多少有些出乎意外，于是，他就

机械地往沙发上坐去。

“您往哪儿坐啊？”教授叫了起来。“那儿有书……有稿子……”

库泼里雅诺夫从沙发上拿起夹着一叠手稿的文件夹来，捧在手里，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你既然拿起来了，就放在桌上吧，”波列沙耶夫怒气未消地说。

库泼里雅诺夫笨手笨脚地把文件夹往桌上一摔，几页手稿散落到地上来了。

“真见鬼！您这是怎么搞的？”老头子气极了，从桌后冲了出来。

“我的天哪！他什么也不懂！”他喊叫着。“这是我的书啊！一页手稿就是一整夜不睡觉啊！”

他拾起散落的稿子，从非常尴尬的水兵手里一把夺过了文件夹，放在桌上。

“好吧，现在您既然已经把书放好了，那您就坐下吧，”教授稍微平静了一些，说。

库泼里雅诺夫坐到沙发上了。另一个背枪的水兵站在门口，局促不安地挪动着脚。看门人脱下帽子，深深鞠了一躬。

难堪的沉默。

库泼里雅诺夫惴惴不安，端起了一只细磁小茶杯，一口气喝干了里面的水。

另一个水兵不知所措地掏出了纸烟。书房里的时钟敲了十下。

“您坐在那儿干什么啊？”一刻也不肯安静的老头子又嚷嚷起来了。“你们不是来搜查的吗？这不简直是浪费时间！”

库泼里雅诺夫用眼睛把书房机械地溜了一转，于是走向敞着橱门的衣橱，从挂勾上取下了一件非常惹人注目的衣服——衣裾上镶着红边的天鹅绒的大长袍。他莫名其妙地摇了摇头。

“是大主教穿的吧？是吗？”

“他怎么什么都不懂啊！”老头子大吃一惊。“大主教穿的？这是伟大的牛顿穿的袍子。”

“谁？”库泼里雅诺夫没听懂，扭过头来问。

“牛顿！物理学家！”

“啊——啊——啊！”库泼里雅诺夫用低哑的声音应着。“啊，牛顿……”

于是，他为了掩饰自己的窘态，突然恶狠狠地从这个水兵口里夺下纸烟，命令道：

“走！”

等带来的人都走了出去，他掉过头来，看了看教授，然后自己也向门口走去。

“铅笔！……”教授在他身后嚷着。“为什么把铅笔也拿走啦？”

库泼里雅诺夫摊着两只空手。

“我没拿呀！”他阴郁地咕嘟了一句。

“唔，唔，我是怕你顺手带走了，”老头子说。“有时候，是有人顺手就给我拿走的。”

库泼里雅诺夫同证人们一起走出了书房，轻轻地把房门带上，于是，果决地拉开正门，让证人们走在前头，自己最后一个跟了出去。他站在阴暗的楼梯上。白牌子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划亮一根火柴，嘴里衔上一根纸烟，仔细地读着珉瑯牌上的字，一直看到火柴熄灭。

沃罗比约夫仍在书室里。

“季米特里·伊拉里昂诺维奇，”他在桌旁停下来。

“我热烈地握您的手。谢谢您那篇文章。早就该写啦……您在文章里写了些什么？”

波列沙耶夫终于摆脱了他那堆纸。

“您这是怎么啦？”他这才发现沃罗比约夫的眼镜打碎了。“您参加战斗来着？”

“他去领面包，碰到铁丝网上去了。”玛利亚·阿列克桑德罗弗娜代替沃罗比约夫回答说。

“去领面包来着？那他们还上我这儿来搜查粮食！”波列沙耶夫诧异地说。“诸位，你们注意到没有，那个水兵的一对眼睛是多么深沉啊！”

沃罗比约夫茫然若失地站了起来。

他极力控制住自己，压低声音对教授说：

“我刚刚亲眼看见正是这个水兵，他那对深沉的眼睛，连眨都不眨就枪毙了一个人。”

“枪毙了一个人！”老头子半信半疑地瞥了沃罗比约夫一眼。“一个什么人？”

“我不大清楚，大概是抢粮食车的人吧。”沃罗比约夫回答说。

“天哪！”教授两手抱住头。“可我反而把他吆喝了一通！慕霞！”波列沙耶夫向房门奔去。“他在哪儿？”

玛利亚·阿列克桑德罗弗娜惊恐地走近书房的门。

“走啦，已经走啦！我们在这儿，坐在皮沙发上，”老头子激动地说。“可他呢？在那儿同敌人作战。还给雨淋着……可我还和他大嚷大叫的。应该马上向他道歉。”

阴霾的早晨。人行道的广告牌旁有一群报童争先恐后地叫喊着晨报的消息。

报童甲 布尔什维克收买了波列沙耶夫教授！收买啦，收买啦！

报童乙 教授是奸细，教授是奸细呀！波列沙耶夫给布尔什维克收买啦！

报童丙 英国学士会荣誉会员给布尔什维克收买啦！英国学士会荣誉会员给布尔什维克收买啦！请不要喝生水，水里有毒药！……

旧书贩 原价一卢布，贱卖二十戈比，二十戈比……
《格里什卡·拉斯普庭艳遇记》……

报童丁 科学与劳动的联盟……伟大的科学家和无产阶级握手。

波列沙耶夫走过去，侧耳细听。

波列沙耶夫 小孩！小孩！

报童丁 （递出新出的报纸）科学与劳动的联盟……
科学与劳动的联盟……伟大的科学家和无产阶级握手……
（向戴圆顶小帽的人）买报吧？

戴礼帽的人 不！不要……我在彼得堡住过四十年，
从来也没听说过这么个大名鼎鼎的人……

旧书贩 风流香艳，细腻动人，《格里什卡·拉斯普庭
艳遇记》，原价一卢布，贱卖二十戈比。

戴礼帽的人 （对波列沙耶夫）打搅……您可知道，
这个波列沙耶夫究竟为什么这么出名啊？

波列沙耶夫 波列沙耶夫？啊，（顽皮地）他不是跳
芭蕾舞的女演员克雪辛斯卡娅的著名保护人么？

戴礼帽的人 啊！对啦，对啦！卖报的！卖报的！过
来，过来！

斯莫尔尼宫的走廊里挤满了嘈杂的、着军大衣的人
群。革命大本营整个动了起来。乍一看，似乎觉得这活动
是混乱的。上百的房门在开阖着，无数的电话在叫着，许

多台打字机在响着。透过这沸腾的人群呈现出人们一致的目标、共同的激情。波罗的海的水兵、前线的士兵、从流放地回来的布尔什维克、赤卫队员，都汇集在这里，接受紧急的任务，或者前来报告自己地区的情况。

从人群里走出一个蓄着一脸大胡子、穿西伯利亚翻毛大衣的高大的人。这是包查洛夫。他在写有“宣传部”的门前停了下来，推开门，走了进去。

屏风后面是电台。政委正向电报员——水兵口述电稿。

“……本月有两个问题提到了日程上来，它们比所有其他政治问题都更重要。这就是粮食问题与和平的问题。……”

“能看清列宁同志的笔迹吗？”政委问电报员。

“能，”电报员回答说。

库泼里雅诺夫神情沮丧地坐在长凳上读报纸。

包查洛夫走近他。

“今天的报？可以看看吗？”

两人聚精会神地读报上的论文。

“他是教什么的教授啊……这个波列沙耶夫？”水兵突如其来地问。

“教植物生理学。”

“什么？”水兵不懂。

“就是关于自然界的生活。像这样的人材，我们只有

这么一两个……”

“他是布尔什维克吗？”库泼里雅诺夫继续追问着。

“不是，可是像他写的这样的文章，每一个布尔什维克都会钦佩的。他虽然是个老头子，思想可满年青呢，”穿翻毛大衣的人解释说。

“我认识他！”水兵苦恼地长吁一口气。

“怎么认识的？”

库泼里雅诺夫（忸怩地）就那么，见过一面。

“他可是个了不起的人！我们应该像爱护自己眼珠一样爱护他，”大胡子用低哑的嗓音说。

羞愧的库泼里雅诺夫挪动一下，躲开包查洛夫。

政委出来了。着翻毛大衣的大个子迎上前去。他们的话讲得很快，谈话的声音几乎被宣传部里的嘈杂声所淹没。

政委 您就是包查洛夫吗？从西伯利亚来？

包查洛夫 是的。

政委 早就听说过您的大名了！我把您完全想像成另外一种样子了。

电话铃响，政委拿起听筒来。

政委 喂喂！是斯莫尔尼。是的……是的……亚速海一黑海舰队的人今天来吗？好吧。（说完电话，转向包查洛夫）把胡子刮了吧！

包查洛夫 很想刮。一有时间，我马上就刮。